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二冊目錄

文學類



瑣談

湧幢小品卅二卷(自卷廿至卅二).....	明 朱國禎撰.....	筆記小說	〇七二
棗林雜俎六卷.....	明 談儒木撰.....	筆記小說	〇七二
玉芝堂談薈三十六卷(略名：談薈).....	明 徐應秋撰.....	筆記續說	〇七二
			二九三



湧
幢
小
品
下

關雲長

明湖上朱國禎輯

自古忠義英雄烈士不待志。死兵死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繼天立極。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雲長必明神轉也。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騁于戈。捷報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故寥寥二千年間。聖人不生。亦托于有似于是。有神焉。出沒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雲長為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三國志。雲長謚曰壯繆。其義謂壯于出兵。繆手料敵云耳。眾以移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為褒詞耶。不足重。以繆為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時。時命大綱。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權以勁兵。極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其殺之肢體身首異處。而

卷二十

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為國。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漲。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監如故。雲長見像于垣。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闊七里。周垣可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於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為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襄陽庵達殿事雲長。每事必告。居錦夢侯語之為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劉遠。稅瑞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議。內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為一小令來聘。末云。再揮戈劍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為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為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眾歡呼。以為武穆露形也。入夜後。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大門開。一人衣冕進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王。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震大雨洗去。

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為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和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云當受汝家供奉。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岳王墓本皆南向。同知馬儀。取檜折幹為二。植墓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為檜。檜去王氏萬侯高。二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濬。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泰萬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皋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指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率壯為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即飲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不能舍棄中物。而為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余聞其言。灑

卷二十

然有異。方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已據此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磨金鼎。至單騎見虜。為四十局。王屬蓋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縣。讀江表。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元早。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神歸。騎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舊。兩任贛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益尤日甚。又暑月。喜溪池。與兵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為桿。行奕決勝負。愈久愈樂。忘日早矣。或取酒笑就飲。啖荆南草。穠成肉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怪。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鄒淵等以餘兵拒戰。死傷盡地。今宋史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

漢結元兵以爲蓋史作于元之盛時極誣隱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伏義效刀者蕭天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書而全于仁賢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頫宋之宗室年十七及冒舉大天祥辟爲參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乃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黃冠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義徒畔泯洞下道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號將大辰冠指爲賊皆指關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又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撫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

湯陰小品

卷二十

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昆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逃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遂奪其印不予漢輔適德剛適北軍入城與權陳宜中又絕江道乃即日拜樞使又拜首相補宜中處且令住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逃收其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閏交馳真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閭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其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陰韓彭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事藩鎮跋扈武臣驕於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賣屋左顧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選用儒臣爲通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上終不能復迨乎宣和衰微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復宋再建東南區區山湖之隅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雖自撤荆襄受圍鄂渚者交警巴蜀侵陵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圖中

遂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塊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識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乎古今者於戲吳音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

其開者字聖子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師家益貧故貧者

侯問曰立則沮沮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露

鬣豪軒爾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餓然竟無所求於

人而肥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

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於此嘉靖中督學陳瑄磨去之改曰宋少帝

及其臣陸秀夫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友區海目有詩云

崖無滅宋字濤有撼胡聲垣字山甫號宅平紹興人官參政嚴分宜忌之嘆其重楊

以誠勸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孫蕃盛一說作林清洋閩人官尚書

區字用豫高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死諸軍棺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斗更笑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

見金甲神人大聲曰太以上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復矣由是軍心皆不

湯陰小品

卷二十

四

移葬之香山之亦坎村陸秀夫輓以詩曰曹開海上鐵斗胆猶見雲中金甲神蓋說郭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輿帝入海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恸死世傑葬之海濱欲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詳然謂世傑葬葬陽江之亦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白沙因陽江今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之蓋誣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傳孟春題請大宗伯于大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復忠功於是于之像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陞都督功臣者胡總督忠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傳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白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傳疏乃知于公生靈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已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即爲總督師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即從不必復憂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建言者請重將權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即將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恒怯

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伏將軍以勁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展其
又陰持于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己已之變關連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極危險於一二月間聚兵救戰陣
城外者已二十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布經略齊力奮擊
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處後陳備援于內羅通關于後處之泰如二人亦心
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復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
云石亨來邀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備亦誦成則羅非曹石之黨明甚而多此一疏遂
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為忠肅解然景皇剛決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
曰羣臣之請亦借以紓逆患耳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性避其所短况
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既浪之獄得不上僞所部之奏待近太后焉知非公委
曲調停以至此柔事景皇如提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嗟予在黃逸自知不可告
人者故西市之變皇太后驚惋英皇自是悔曰好箇子謙憲皇既而昭雪贈
諡夫以二聖英明不以為怨而更以為德孜孜不忘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
湯惟小 品 卷二十 五

鑒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二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
天乎後人責備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為一徐有負為祭酒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疏邪
說可以力阻乎辭免官傳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
何問我太倉曰非為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
肅曰公記得各一單名帖夫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南
漂至巡兵執以為盜眾皆憐之請于太倉住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
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榜皆死太倉於名節於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為救然
力可為而不為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備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避禍為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
師以樞密請還兵柄責于忠肅者以南宮之錮東朝之易責蘇武者以胡中生
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梁

公者以失身女如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要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為孤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其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
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為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也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實大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
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威儀殿之忠介飽飲酒湊常慶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欲之
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頭無礙主事
告曰莫誤莫誤官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慟
投體有酒盡嘔出狼籍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哀麻徒
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知公真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動
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動止清苦又其
餘事也

忠介父翰為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四歲家貧謝矢志教養有戲謔必
湯惟小 品 卷二十 六

嚴詞正色誨之忠介卒為名臣謝例應旌表忠忠介者竟沮止之忠介終亦不自請
也

元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黔縣人侍行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
官止此矣後履躍至建康虜騎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
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餒贈諡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
之嗟乎異代忠臣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
塚為風濤蕩折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并啟視面如生次日其地盡為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難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死德祐之難全家俱慶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危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宰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顯以書薦於甘曰執事之部孝童楊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宰之兄蜀三往索父喪處死不果至宰自洛陽走常山二十里號伏叛軍妻髮藏骸有可憐狀雖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纓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而血行路獨人為宰泣歸責其子以宰勉之宰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言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醫創創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信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票帛金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擄而宰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宰絕乳即能詩各陽兒惠壯於宰者皆出其下聞宰之賸賸潞帥償其費其并也潞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慕之矣即有稱宰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鄧誅貶封州司馬宰後亦擢進士第

湧懷小品

卷二十

七

代父飲醕

賈直言代父飲醕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成唐代宗之賞爵可知矣直言後為絳郡太守自言始飲醕時今然覺毒沁五內至肢節其痛逾于鑽灼通體不可名狀既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軫蓋及足腰色皆如墨其傍攻出六七處液紫於鼻敗逆掩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數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餅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通旁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溺不時升承順益謹夜當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鷄山出觀賊為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為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為思父數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書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為鬼物久之啟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圍有美舌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

為文訴城隍神即譴責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憂妻子前叩門還地疽即愈

船灰塗頭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葦澤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避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頭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擇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嚥至暮以扉昇至家越七日始起言曰方新時若風冷然過頭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傳其瘡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鹿泉鄉人素類其利歲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綫泉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元成進士有聞于時

湧懷小品

卷二十

八

和盜詩

泰和節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為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水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縲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冠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薦為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閩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瘳剗股為羹以進母嘆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大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尚暈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灌遂霍然而蘇詰旦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成化初武城縣生員高謹之母為人國地謹父侍重貨焚其室謹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能納贖願指證佐言謹母實自經地上狀割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否謹遂走關下聲聲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入

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聞。命刑部郎中吳欽任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鎮撫司重鞠。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賂聽囑。罪當從重。渠夫入人罪。以為長官得減當杖。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渠已考察聞任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塽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南塽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應歷券合。諭蕭曰。未盡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某年當舉子。後一一不爽。蕭歎曰。日用鉅需。蓋方伯孝養。天祐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訂日兩目瞭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母。至孝。年一百三歲。猶強健善飯。一日無疾而終。人以為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方自詡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孝憤

湯惟小

卷二十

九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致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閱縣未果治。而時時志罵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閱任。夜深食于外。三人持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地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城隍廟。藏父劍擊殺之。立寤廷試僅弱冠。孝憤所激。揮刀若有神助。眾咸奇之。事聞得溫旨。真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即治。又不即逐之。此與元嘉逆助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適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鐵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沂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鄭。渡河洛。漳沁。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墓。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過泰山。過關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閒。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扶其書。至湖訪茅鹿門。鹿門時為萬曆乙

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稷矣。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童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復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遯東海。并匡錫山道中。所還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欲歸。而號不自已。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眾危言沮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親親。願誓不還。華復自付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達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為縛寫里系。及父年幾數千。鄉所

思州郡都會之。輒遍榜之。官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當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順嶺。東涉淮。泗。沂。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峰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遇吳陵被盜。覆其貨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署甚。且行且已。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吾是以萬里裏根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為盜所害。且奈何。僧曰。汝胸所費者何。曰。路郵。報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僧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舊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為故鄉人也。於是携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泣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跡。以至於此。翁得無即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馬能到此。華於前携而哭。并出所遺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即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口書始末。父子通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判本。共為嘯嘯。太息不能已。

湯惟小

卷二十

十

歷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為城李錦。字尚綱。錦子澤。子公溥。澤子柄。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錦卒廬所。柄為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於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墾。治筐。又為善。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蓋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備回。乃告母曰。兄當備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鵲人得轉賣。還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禁人毋得轉賣。民使還鄉土。遂從還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鵲髮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操瓢道。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離。親黏日。曾無一語少及離。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中。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鹹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基。淮

卷二十

十一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倣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適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父母對之。宣曰。此不足傷大人。心。兒自是命也。樹田死。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死。孫送大喪過河。下見宣以死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死。嗟乎。孫死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餅之曰。若毒我。則死為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鬼必靈乎人也。

勝叔死節

真如黃巖縣人。勝鍾氏。嫁于符松。僅十三日。松死。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獨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道。因泣告于解氏曰。妾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眾議葬之。以從其知。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後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為立傳。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二年。掃夫慶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真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閑氣也。

大饑甘餓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妝具。人勸其出。

湯懷小品 卷二十 十一

一女斷不肯出。伏於箱饑死。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先娶王冰波女。生一子。並地繼妻楊氏。未幾。果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果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擣虐。矢志無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之。宣曰。井地適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及不便乎。門為鄰樹所蔽。街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闕。斯利舉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凡之鄰木耶。此明於理者。子良謨登第。官參政。所構棟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妻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沈家政甚繁。業日拓。沈有俊才。早貢為博。士。有郎廷。是時。金十。當要以儀。吳聞。並還金。賄之。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訴曰。少陽以忠諫死。勤節義當不與草木同腐。各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啟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坐合而飲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洵典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洵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讎。幸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唯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洵曰。殺一家而無辜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其鄰。若不獲盡。彼豈得安。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相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洵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宜願以一身亂天下法。遂死為幸。洵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無辜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傳。謂在我輩之上。近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力挽幼主于流宕之後。即犯死亦不顧。尤為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楊忠宋時人。諸史宋沈做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證。宜其諸眼抑別有所寄也。

金詹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賊望見。遂之。眾大罵。詹度之曰。主第走。詹能捍之。即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關。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詹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鏡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為百年計。是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河套之役。最為無謂。今無河套。而中國金甌無缺也。彼時唐荆川。屢有書而曾不聽。環滄州人。本曰回種。乳犢鐵面。負背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為漢中。將子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郊舍外。間關數千里。不解後遇故。歸維揚。酬之金。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

良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璽之僕也。尚書坐虜闖入。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塢。丐糴。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閭閻數千里。盡負兒。且行且泣。甯已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卧。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母。仍足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志以付之。仍子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為已足。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甯肅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甯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甯。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禮收屍。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尋薄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跪京師。饒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葬正葬。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湧幢小品

卷二十

十六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跼蹐。慕為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死。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志主弱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遂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危。耳。胡拯為。僅露裳水際。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既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為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知志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踞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恙。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眾俱數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真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書僕書備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若有風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冲為謨。為助。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此助。即僕謀天亦說之。刑川先生有書。備胡某作胡某。胡某。

曾學士榮少不得於父。父督之貨。承父其足。又息不豐。遂之。學士即收手書笑不棄。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為家宰。母夫人葉氏。貽書以物禁太盛。為戒。陸敗籍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救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掠時。訃言洵洵。欲給其家。家人奔還。其母吳氏。單行可入京。滙血為疏。奏曰。兒無狀。萬有餘罪。但安臨年。不思見子。刑傷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申其說。未減戾。獨得補考。封吳太孺人。世廟英明。罕可測。請蓋亦深。德而默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於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即守秉公。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談。望見之。白首堂下。微有精神。清操振絕。公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望境。塵焉。鄰婦舉火。照之。賴得獲。室中之物皆養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遂湧懷小。品。卷二十一

持長齋。以報神恩。後公為山西參政。段蕭尚在。教二孫時。用中有才名。世其家。果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脫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秦大。不能任。宗伯即以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怡然坐。飲而列。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還官抵蘇州。一面禁。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持還。

李及泉。順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妊時。流賊入境。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過。於塗曰。彼穴人眾。不可居。余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前一穴。則石崩。百人皆登粉矣。及泉守我湖。有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聞命。不憚。到官。即殲。蓋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號辛。母太夫人劉氏。治家新有法。格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為諸生。年九十一卒。

嚴母

韓運。名紹宗。為憲副。母張氏。嚴甚。運奉為刑部郎中。配同氏。亦兩封至。且人笑。張氏命。問與婢負水。運奉歸。而見之。命二婢人為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運

奉曰。汝有早慧。可令代。無則不哭水耶。運奉笑曰。愚婦身強有力。豈不堪。婦孺子。薄弱。且有嫉。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運奉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即韓氏各之。祖母也。

賢母

平湖沈晴。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於後母張。其有恩意。忘其為俞母也。少善病。忽劇。第一婦。播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髮。翁奪之。歸。乃魁。以質大母。其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為鄉。俞母復見夢。為史。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舉父喪。及已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如昔。前母亦近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貢園集。為時所稱。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辜。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段而猶家子之休者。在昔為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有後段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為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誠宜敢。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於齊。賈之母。先為婢。有娠。寄於其

秦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表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貴州。被中人恨甚。言於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理信之。構河南。祿糧。藉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勒民信真。圖境。賄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訛嚴。寒困。頻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寇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國原。莊浪。肅州。三處。曹過涿州。病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真人養臟丸。一服即愈。再逾年。為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亡者過半。行抵蘭。瑾詔罪狀。璫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為言。於是還其封誥。及故籍物。任子應福。亦錄用。為福州推官。李養備。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咸長之際。中遭奇禍。卒以

免。晚更娶華善。亦奇矣。必有大過人者矣。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世宗命。巡拜相。可謂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為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獨持家。加受嗣。子天復。再立事。其伯及撫弟。姓有恩。事繼姑。甚恭。張浚。臨病。不能送。恒重不可。舉管與疾。至

乃舉。又服貧餉。所行義事甚多。萬曆丁酉年。年七十九。去文榮。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氏一技奇。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章性孝友。嘗泛海。兄弟與舟。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舉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略節度使。請子俱顯貴。魏公諡亦其後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或矣哉。文思父貴。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處生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實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留隨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國初猶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為康僖公。同時居鄞為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下浦教場。廣袤約三里。相傳為屠僖居。

湯懷小記

卷二十一

四

康僖公長子應。應進士。歷參政。踰厲陳。其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新。佳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惡夫擁貨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既沒。權貴人猶叩之。不置。將孫允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益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慙。而此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崢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為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崢峒墮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脫於死。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口口丙子舉人。九孫。用恒用謙。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即致仕。嘗言其家奴忤兄。後夫意。至其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婦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遞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執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卧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豈否。則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誤。我容得。大客容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其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蘇王鳳洲尚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慈雲閣。尚書文簡公。弟會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字子安。字子約。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於部郎。會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改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來。字汝修。做梓字。

湯懷小記

五

仲亨。做梓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做梓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做梓皆右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顯。且賢。堪與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席蕃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謚文襄。季弟春丁。進士。號虛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貴。改檢討。進少宗伯。季弟家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服死。贈光祿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磧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黃。則予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鎮軒輝。官按察使。弟輝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戌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廬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壽。

亦可知已。

兄給得歸

上海人劉鏡生法被繫京師。其弟鏡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鏡既代而鏡歸。結其父母云。已得救歸。鏡以客死。鏡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為鏡飲。久之。救歸。扣門。家人驚以為鬼。母泣曰。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鏡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鏡聞逃去。鏡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克。汀洲通判。免子兆元。懷慶推官。

義婦

陸汝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遠信。其姊嫁口氏。舍其家以來。為育之。至長。汝明自承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姊遂以稱之。汝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即宜發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於難。其氣已竭。且孤軍無後援。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劉氏亦

卷二十一

六

姑托辭。真女丈夫也。太原被圍。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廙吳中作。以女為負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是之燕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弟妹皆稚。慨然代行。服甲冑。繫繫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恩恩省視。及還。賜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或謂自有生氏以來。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於朝。召赴闕。帝方恣酒。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嫌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問。贈將軍。諡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婦女有類

李尤獨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類數十。長五寸。為婦人奇貴。徵亦姓李。而

原其本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類寸許。黃有奇術。立柱下卜吉。其術莫知所自。立柱以晴日向。日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石於其前。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妻崔氏。生類長三寸。

賢夫人

胡瑞敏之夫人李氏。不妬。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馬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妻

喬白晁太宰。年。妻二人。繼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妻。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遵傳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小妻

翠娥秀媚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許徽都。為小妻。都卒。謹護其小。不肯嫁。卒完其志。年八十。不長尺餘矣。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七

瘡妾

嚴漱字道微。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隨。日過相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著髮。詢其故。主人以瘡瘡。即蓄髮。孰收之。微則與。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為妾。其人以為微未信。復為申約。年。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微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微。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三妻一瘡一贅。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為媵。唐宋甚稱。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入國朝益稀。惟漢陽李伯承先娶元配。或平繼任。即以妹助。遂為說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為內主。伯承妻。為尚賓少卿。能詩。又無子。年八十四卒。

如后化龍

梁武帝御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為懼。得復為好女子。未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腸湧於露井上。舊服衣服安。常置銀底。金瓶。准百味祀之。故帝

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為。惟如史所稱。而後得廢。未可知也。姑婦化為異類。或有之。謂蟒為龍。始史氏文飾之詞。

姑婦

那觀光字子如。楚人。有才名。為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嘗得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江東門。暴沒與中。甚駭之。一日劉司成坐中。譚及。曰。那精神甚旺。而阮於姑婦。嘗一日相遇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內挂一婢。聲微客座。即已失色。劉遂巡辭歸。那又固留。接久不止。聲愈厲。其婢垂垂盡。劉踣躄告辭。那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復聞。蓋姑婦之為害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娶程氏。杖殺女婢。解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胃。婢脫走得免。東廠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光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良翰縱妻為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為子。之者法字之訛也。謂元祭為天平。由來尚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盡皆級。其貌而司。真奇觀也。學憲范白得之。曲折崇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姑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為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之子。聞者大笑。長白

湯惟小

卷二十一

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思白相亞。年尚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燕衣

葉朝龜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閱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排衣神人持炬火照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寢下炕。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與穢難近。竟死。

妻妾投環

錢首魯號瞿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為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所掛蒲織稍觸。皆惶懼投環死。事聞。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即反脣。托卸行。約友人篡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舉軍人。將妻王二為妾。娶之夜。夜宴。五鼓就寢。將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客七人。手提燈自廁。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拉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為人多陰。隱卧。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為犯人。使奴持大

杖痛苔之。三下不見血者。及與杖。今有人自作罪因。向城隍座下者。與此正同。自稱朝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真可憐。瞿洞觀有道人。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伴其姑李夫人。至憤死。洞觀遂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上書以死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同時嚴中翰治亦有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處休宅。而中多邑。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為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婦其姑。不我援。二子不甚學問。性頗固陋。此一節猶有可處。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毋奈妻老人為也。

人有有志為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勢橫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不佳。里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茶毒。無如之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詛張狀元死。如死了。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果萬曆乙卯暴殁。去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其可憐。乃若子弟奴僕為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子弟之窮。尤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況我輩乎。

湯惟小

卷二十一

善處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網。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姪任氣好酒。與無賴子為仇。時相聞。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衣。凌家皆第。謂一去必不來。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請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各之。網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為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釐。是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庾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慎。故其孫士廉。以文行昌顯。梁武帝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譽。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蕭蕭。俱貴盛。八葉宰相。孰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於晉。盛矣。而子夷。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為宗臣。卓矣。而子道珍。亦不慧。夷子靈。遇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珍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寓太陽雲中。多智謀。為羣蠻所宗。屬於魏為太都督。襄陽公。諡曰剛子。暉。襲爵。年。弟叔興。立功。傳者數世。